



古代秦始皇焚書坑儒，在中國歷史上無人不曉，乃至明朝的文字獄，近至中國共產黨建國的大文化革命，這些都是暴政控制和限制思想的手段。中國共產黨對思想控制一直未有停止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便曾希望透過推行國民教育科，企圖於教育上控制香港人的思想。幸好香港人看穿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詭計，於2012年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發動了一場反對國民教育的大型社會運動，經過連日的集會及爭取，最終成功爭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宣佈閣置最具爭議性的「課程指引」部分。

2020

年6月30日中國共產黨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港區國安法)，北京敲響了全面控制香港的警鐘。《港區國安法》第十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通過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開展國家安全教育」，即學校應提高香港居民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定必多角度、多層面及多界別控制香港，對香港實行威權式管治，教育被視為控制和限制思想的重要手段，定必對香港教育界實行全方位控制，到底香港教育界出現怎樣翻天覆地的「整頓」呢？

停辦香港教師中心「整頓」香港教育界的第一刀

「整頓」香港教育界的第一刀，便是先把香港教育局轄下唯一由香港教師直接參與管理，並具有三十多年歷史的香港教師中心關閉。於2020年10月16日香港教育局突然宣佈關閉香港教師中心，並於2021年1月28日時任香港教育局副局長的蔡若蓮以題為「教師專業發展與時並進」的文章，在香港教育局網上專欄撰文，內容指隨着時代發展和教育變革，教師的角色和專業發展模式也要因時制宜。疫情下，教師要積極探索嶄新的學與教模式，包括廣泛使用資訊科技進行實時教學、

辦線

上活動等

。不少教師專業發

展活動，以及跨地域的專業交流也通

過網絡，改為線上進行。

因此，香

港教育局認為香港

教師中心的歷史使命已完成，決定202

1年9月起停辦教師中心。

故此，擁有三十二年歷史於1989年成立的香港教師中心，於同年9月面對關閉的命運。

港英殖民政府時期成立的香港教師中心

港英殖民政府於1981年，邀請「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

)為香港教育制度作出全面的檢討，當時

一個由英、美、德和澳的四位專家組成的國際教育顧問團，到香港進行全面的教育檢討，翌年完成《香港教育透視》報告書並提交港英殖民政府。這是香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為建議大部份被當時的港英殖民政府採納，其中一項就是建議成立香港教師公會以提高香港教師的專業地位，但當時的港英殖民政府不贊成，反建議成立香港教師中心。及後於1984年，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第一份報告書》，正式提出成立香港教師中心，並於1987年進行籌辦，最後香港教師中心於1989年6月10日在香港北角百福道4號開幕，再於2006年遷到香港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內繼續營運。

香港教師中心推動專業發展與教學經驗薪金相傳

香港教師中心成立的目標是不斷促進教師的發揮專業精神，並為他們提供一個富鼓勵性、中立及

沒有階級觀念的環境，促進教師互相切磋和交流經驗。教師中心鼓勵教師進行教育研究及教育行動研究，推動課程發展及使用優質學與教師策略及資源，亦舉辦各類型的專業發展活動，如研討會、工作坊等，並配合教師興趣，組織各類社交與文娛活動。

香港教師中心成立之前幾年，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和香港的大學畢業同學會等團體，開始舉辦新入職教師的研習輔導活動，香港教育評議會成立之後也有組織這類活動。這些理論導向課程有別於大學的教育學院提供的課程，這些團體所舉辦的新教師研習課程，更加注重實踐經驗的分享，並且是以香港教育界的前輩及同行者的身份去作出傳承，包括學科的課程與教學、課室管理、班主任角色等等。新老師在沒有壓力底下，更可盡情吸收前輩的教學經驗，並且可以與同科的老師互相聯繫，日後更可繼續聯絡與交流，把香港教育界的教學經驗薪火相傳。

香港教師中心成立後，便接手上述的理論導向課程，扮演推動香港教育界的教學經驗薪金相傳的角色，並由香港教育局提供場地、資源、進行宣傳推廣和報名的工作，同時也邀請更多不同的香港教育團體一齊參與，提供課程的講者。在對象方面，更由早期的中學新老師擴展到小學、幼稚園和特殊教育的新老師，實屬對香港教育界貢獻良好。

香港教師中心的三層教育界民選結構

香港教師中心是香港教育局轄下唯一讓教師直接參與管理的機構，香港教師中心的理念是建立一個中立的，無階級分野的教師自治組織。香港教師中心不但為教師而設，也由教師自行管理，並由香港教育局提供場地、資源和秘書支援服務。香港教師中心設立了一個三層的管理架構，包括諮詢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和數個工作小組，讓教師可以參與香港教師中心的工作，為有關工

作提供建議。

諮詢管理委員會為香港教師中心的諮詢及管理組織，向香港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負責。諮詢管理委員會由 72 名委員組成，其中 35 位由香港的教育團體提名及選出，35 位由香港的教師提名及一人一票選出，另外兩位由香港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委任。

可見香港教師中心的諮詢管理委員會的委員中，除了兩位是由香港教育局委任的官員外，一半是由老師直接選舉產生，另一半是有教育團體互選產生的，其代表性是十分之高。香港教師中心選舉涵蓋了香港教育界的各個類別，包括官立學

校(由香港特區政府開辦學校的統稱，即辦學團體為香港特區政府

，當中包括官立小學及官立中學，在過去還

有分官立工業學校及官立文法學校

。現時的官立學校

由政府直接辦理及經營，經費來自政

府，教職員主要為香港公務員

，部份則為合約教席。)、資助學校(非由香港特區政府主辦的學校，但接受香港特區政府資助的

學校)、直接資助學校(簡稱直資學校，香港

特區政府以直接資助計劃

促進優質的私立學校發展，為學生提供官立及資助學校以外的更多選擇。直接資助學校可以收取學費，同時獲得納稅人按學生數目計算的資助)和私立學校(沒有受到香港特區政府資助，收取學費營運的學校)；同時，還包括中學、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的老師，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教育團體選舉方面，則分為七類別，包括師資培訓機構、辦學團體及學校議會、校長團體、教師工會、學科團體、教育評議及研究團體、其他教育團體等。可以說，現存教育團體都已經包含在內了。這種組成和選舉方式，均有一定的專業性和民主性。在整個選舉過程中做到公平公開公正的選舉原則，各層次的會議也是有序平和地進行。

常務委員會為香港教師中心的執行機構，與香港教師中心的日常運作和活動有著密切的關係。常務委員會的主席和兩位副主席由諮管會的主席和兩位副主席兼任；其他成員包括 10 位由諮詢管理委員會選出的諮詢管理委員會委員，以及兩位由香港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委任的代表。

常務委員會之下設有工作小組，負責教師中心內不同範疇的工作，包括專業發展小組、出版小組、活動小組、教育研究小組、章程及會籍小組和推廣小組。香港教師中心除了主辦各類型活動外，亦經常與本港教育團體合作，積極籌辦推動教師專業培訓課程，並會因應需要，贊助這些團體舉辦活動，以及為有關活動提供所需的場地和器材。香港教師中心亦設有會議室，以支援教學團體會員舉行會議及學術交流活動。

香港教師中心的關閉「整頓」香港教育界的序幕

諮詢管理委員會的選舉每兩年舉行一次，原訂於2020年舉辦換屆選舉，當時還未解散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推薦34人名單出選，

令選舉罕有受關注，惟教育局於2020年2月以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聚焦準備復課為由，將屆選舉期延至同年9月或10月

。相信當時推遲香港教師中心的諮詢管理委員會換屆選舉，是受前一年的2019年香港區議會選舉

中，民主派和本土派陣型首次於多區大獲全勝，成功控制多個區議會的影響，怕舉辦民選成分的選舉後，會被民主派和本土派陣型取得控制權。當時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也認為，他們所派出的34人團隊出選，相信取得過半數議席的機會很大，可全數取得香港教師中心常務委員會的10席和主席位置，估計這是香港教育局不想接受的。

可見香港教師中心即使在香港教育界教學經驗薪火相傳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更沒有半點政治參與及色彩，相信卻由於其擁有民選成分與管理的直接參與，也逃不過被香港特區政府關閉的命運；與此同時，香港教師中心關閉可謂拉開了「整頓」香港教育界的序幕。

中共官媒齊發炮指「教協」為「毒瘤」必須剷除

對於威權主義的當權者來說，解決反對聲音，同時又具有動員力的團體最為重要。已解散而解散前會員人數達9萬5千人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在未解散前在香港，正好是一股反對聲音及具備動員力的民間團體，同時作為教師工會和教育團體，解決香港教育專業人員會更是香港特區政府「整頓」香港教育界的重要一步，令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步向解散，可謂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來說是一舉多得。

於是2021年的7月31日中共官方媒體新華通訊社(簡稱新華社)，刊登一篇題為「香港教育要正本清源必須剷除“教協”這顆毒瘤」的時評文章，茅頭直指當時香港最大的工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文章內容指出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長期從事反中亂港活動，並指當時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雖然已於日前宣佈退出民陣人權陣線及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等涉嫌違法的亂港「

大台」(香港用語，意指在集會等活動中的主要演講台，引申為社會運動中領軍的主辦團體)。文章指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透過這種逃避追責的伎倆，無法洗脫涉嫌違法的有關問題。該文章又指，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與民間人權陣線及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人員、組織、資金及利益存在著錯綜複雜的勾連，有著不可撇清的緊密聯繫。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本是工會組織，其實際運作早已偏離宗旨、不務正業，變成不折不扣的政治組織。

該文章更指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誤人子弟，毒害下一代，在香港的多場社會運動及民主運動包括：反國教育運動、佔領中環運動及反送中運動中煽風點火，多次鼓動大中小學師生罷課，更誣衊指控香港專業教育人員協會在上述社會運動及民主運動中，不惜把一些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年學子推上動亂的街頭當「炮灰」，為亂港惡行推波助瀾。

文章又指香港教育系統長期藏污納垢、荼毒學生、危害社會，已到了必須清理的時候，香港教育要建立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新教育體制，必須依法清除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這個最大障礙，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都責無旁貸，必須拿出魄力與勇氣，敢於動真碰硬，盡早讓教育回歸育人本位，讓教師回歸專業講台，讓學生回歸安寧校園。

中國共產黨的另一間官方媒體新華社於2021年7月30日評論指，隨國安法效力持續顯現，不少「亂港組織」相繼樹倒猢猻散，一些參與其中的「禍港團體」紛紛「跳船」自保。文章點名直指，當中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長期從事反中亂港活動，更與民陣、支聯會有錯綜複雜的人員、組織、資金和利益勾連，有不可能撇清的緊密聯繫。

另一間中國官媒〈人民時報〉於2021年7月30日發表評論，標題為「香港「教協」這顆毒瘤必須

剷除」

，也是直指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是香港教育界的「最大毒瘤」，又指整個香港社會亂象橫生的一大禍

根，香港的教

育勢必要來一場刮骨療毒的

改變，香港「教協」這顆毒瘤必須被剷除

。該篇評論的內容更妖魔化地指控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稱「

名為教育界團體，乾的卻是操弄政治的勾當。作為「支聯會」的骨幹組織，「教協」甚至被香港市民嘲諷為「教邪」」。評論的內容更指「

隨

着香

港國安法

的實施，社會恢復

秩序，教育重獲安寧，「教協」毫無

意外地走向了窮途末路。」，明示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必須迎來解散的結果。

香港教育局與「教協」全面終止合作

2021年7月31日香港教育局宣佈，全

面終止與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工作關係，不會再視教協為教育專業團體。香港教育局日後不會與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或其代表舉行任何正式或非正式會議，並會全面檢視轄下的諮詢組織

及相關的教育團體，香港教育局亦將不再承認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為教師舉辦的培訓課程，香港教育局更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本質上與政治團體無異」。代表香港教育局視為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為政治團體，且宣佈終止與香港教育專業協會終止五大範疇的合作，即考慮終止轄下教育團體的教協成員任期、不再承認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培訓課程、不再就教育議題諮詢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意見、不處理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轉介個案、不會與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或其代表開會。

2021

年8月2日，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特首林鄭月娥評論事件時，更批評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將政治立場凌駕教育專業，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在反送中運動期間將自身的立場變本加厲，把反政府、反中央(即中共)的情緒帶入學校，形容是騎劫整個教育界，更表示完全支持教育局全面終止與教協的合作關係，再指在香港國安法下，任何組織不能觸碰國安法的底線。2021年8月3日時任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及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也對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落井下石，批評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搞政治」，偏離教育專業團體作為。

「教協」連番回應行動試圖「拆彈」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於2021年8月3日向全體會員發電郵澄清，電郵內容中指出「今後事務將聚焦教育專業和權益的工作，並會全力做好工會的本業，包括注重師生權益與福祉為己任、反對港獨，並希望教育局盡快恢復處理教協轉介的個案。」：電郵又指出「教協是屬於老師的工會，「一直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就創會以來，教協就一直以關心教育發展，注重師生權益與福祉為己任，把師生安全放在第一位。該會也一直關心國家民族的發展

，反對港獨。該會今後推動會務時，將會進一步貫徹這些基本立場。」

同時，該電郵又指「對於教育局停止處理教協轉介的投訴，該會表示非常失望，但表明會一如以往，繼續跟進會員的求助個案，解答會員就權益事宜的查詢，維護會員的合法權益。同時，希望教育局能盡快

恢復處理教協作為工會的轉

介個案，解決存在於教育界的各種問題。

今後將聚焦教育專業和權益的工作，全力做好工會的本業，服務會員，並繼續為會員提供多元化

」。

2021

年8月4日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向香港職工會聯盟，正式發出退出香港職工會聯盟的通知，且即日生效。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更於2021年8月5日向國際教育組織（Education

International

）提出退出，實行全面的「去政治化」措施。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又於同日宣佈成立「中國歷史

文化

工作組」

，籌備活動推動教

師正面認識中國歷史、國情和文化，

培養學生家國情懷；更

將所有網上教材下架，包括介紹香港政制發展、八九民運、及劉曉波的資料等。

香港特區政府未改變「教協」解散的想法

雖然當時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作出連串回應行動，卻並未能改變香港特區政府要清除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決心，於2021年8月

7日時任香港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於香港商業電台節目《政經星期六》及香港電台節目《星期六問責》中，分別表示終止與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合作關係，乃經過深思熟慮及長時間觀察，因此不會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回應輕易作出改變；以及

指《新華社》、《人民日報》評論反映社會上很多人看到問題所在，並「忍不住指出」，他又舉例，指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曾在其會址的有為圖書坊，售賣一些「不應該的書本」涉嫌「煽暴」書籍，又指與童話故事及兒童書籍放在一起，批評其刻意「荼毒學童」；在社會運動發生時又未有帶領老師幫助學生守規守法等。

「教協」修改會章 終走向解散

故此，香港教育專業人員於2021年8月10日召開記者招待會，當時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馮偉華表示，香港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一直努力尋找可行的方法延續會務運作，然而並未找到方法可化解危機，經過

慎重考慮和深入研判，理事會於2021年8月9日一致通過解散決議，監事會亦一致支持，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即時啟動解散程序。

其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於2021年8月28日舉行特別會員大會，決議修改當時的會章，以降低解散門檻，因原先會章要求須獲全體會員三分之二或以上同意方能解散，但當時的會員人數達9萬5千之多，若要三分之二同意，則需要取得6萬2千名會員同意方可解散，根本是不可能，所以把會章修改為特別會員代表大會只要有80人以上出席，便達法定人數要求開會，修章決議獲過半數通過，即屬有效。修章最終獲得通過，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再於2021年9月11日再次召會特別會員大會，舉行解散的投票程序並獲得通過，為成立近半世紀的香港最大工會正式劃上句號。

香港新高中通識科成科之路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並進行關閉香港教師中心，以及計劃迫使香港教育專業協會解散的同時，亦向香港新高中課程下手，便是以「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教科)」取代通識教育科。現在先了解通識教育科的成科之路及學科內容，對學生所帶來的影響，以及為何會走上被公教科取代的路。

1998年，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公布第一份教育目標諮詢文件《[二十一世紀教育藍圖](#)》，開展香港教育制度全面檢討的

工作，內容倡議致力推動「[通識教育](#)」，當中力推[香港教育制度改革](#)的官員梁錦松、程介明及戴希立所說：「我們需要有廣泛、創新和全球觀點的畢業生去維持我們在新世紀的競爭能力。」

政府找來不同界別

的知名人士，宣揚社會需要「通識」

的人才，舊有制度下「高分低能

」(指考試取得高分數，然而能

力低)的學生，不足以在競爭劇烈的全球一體化下立足，故此要全面開動必修必考的通識教育科。

2000年，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公布《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諮詢文件，提出精簡中小學學科，重整合併為八個「學習領域」，並設立會考程度的「綜合人文科」和「綜合科學與科技科」，及開設一科新的高中通識科，作為升讀大學基本條件。

2003

年，香港的中四至中五年級課程，開設「綜合人文科」和「科學與科技科」兩科選修科，作為香港會考理科和文科生的通識教育，當時香港中學教育制度為三年初中、兩年高中會考課程及兩年高中高級程度會考課程。香港教育部門開始游說強迫中學，在中一至中三年級課程中開設「綜合人文科」，取代中國歷史科、世界歷史科、經濟及公共事務科、地理科這些初中必修科目。香港教育官員指此科可預備學生接受高中的通識教育。同年5月的《高中學制檢討報告》中，提出新高中課程設立必修的通識科。

隨著香港教育制度於2009年推行三三四高中教育改革

，即三

年初中課程、

三年高中課程及四年大學課程，通識教育科便於2012年開始第一屆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開考。

香港通識教育科的課程內容及結構

根據香港教育局

課程及評估指引，通識教育科旨在透過探究各類議題以擴闊學生的知識基礎，加強學生對社會的觸覺。其中所選取的單元內容主題，對學生個人、社會和世界具有重要意義，也幫助學生聯繫不同範圍的知識，擴闊視野，學生須運用從三個學習範圍所獲取的知識和角度，並推展至新的議題或情境，來進行一項獨立專題探究(Independent Enquiry Study，簡稱IES)。通識教育科的課程內容涉及「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和「能源科技與環境」六大單元。

香港通識教育科的理念，就是古希臘的大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élēs）《政治學》（Politics）一書中，所提出教育的宗旨在於培養自由人兼好公民，自由人只為了成就自身幸福而學習，不應淪為他人的工具。同時，基於亞里斯多德認為個體幸福不離公共事務，遂主張教育應教導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因此，亞里私多德不單重視求知，也強調學生必備議政的素養^[1]。

香港政府批通識科產生激進思想

然而推行香港高中通識教育科十年後，即2019年7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前行政長官、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董建華卻形容，於他任內所推行香港通識教育「完全失敗」，將動蕩時局歸咎於其任內推行的通識科，是導致年輕人「出問題」的主

因。批評通識教育是引致年輕人變得激進的重要原因，間接導致大批年輕人反對政府的局面。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亦批評香港教育局不檢討課程，沒教好學生品德。文匯報於2019年8月28日評論文章題為《這樣的香港教師，太毀師德了》一文中，批評通識科旨在培養學生批判思維和獨立思考能力，但被別有用心者藉以輸出偏激政治觀念，透過偏頗的教材，渲染警民敵對，向學生灌輸仇警思想。香港教育界需要「止暴制亂」，將害群之馬解除教職，在風波之後，對通識課程和國民教育糾偏補缺，避免政治黑手伸進校園，從小開始正確培養香港學生的國家觀念，讓愛國愛港教育深入人心。再批評通識教育科不設教科書送審制度，令教科書質素良莠不齊，容易成為政治宣傳品。儘管教育局於2014年曾表示會研究為通識教育科設立教科書送審制度的可行性，但至2019年尚未有進展。

2019

年10月，為了回應對通識教師立場偏頗的質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任命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通識組11名課程發展主任擔任督學，到訪學校觀課、檢查教案及學生習作。

同年12月，時任香港教育局長楊潤雄

稱

局方

會要求出

版社自願提交通識

科教科書，並於2020年2月提供修改意

見給出版社。香港的課程發展議會亦會研究哪些內容需要指示教師應如何教授。

香港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受《大公報

》訪問時表示通識教育科及其他科目均有機會被「滲透」，需要辦學團體及學校管理層把關，她指2020年內會公佈如何處理通識教育科。[林鄭月娥](#)

又再於2020年11月25日出席香港電台節目時，認為通識科課沒有課程框架、教科書沒有經審批是一個問題，並表示通識教育由「第一日」開始已經出現問題。在其任內第四份施政報告中，她提出要「糾正」通識課中的「異化」現象，認為通識科將批評性思維異化成每件事情也反對。

多份研究證通識科未令學生變得激進

香港大學前副校長程介明認為通識教育科

並非導致大型社會運動的原因。[中央政策組](#)於2015年曾委託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

聯席所長[趙永佳](#)

曾進行研究並發表《香港「九十後」的公民價值及參與研究》研究報告，報告指通識教育科能提高學生對社會和政治議題的觸覺，但對學生政治立場的改變輕微，而通識教育科亦沒有將自身立場強加於學生，更沒有證據顯示通識教育科令學生變得更激進。

2018年，[香港教育大學](#)

署理社會科學系主任及社會學講座教授趙永

佳、[阮筠宜](#)及[梁懿剛](#)

再進行有關研究，以「通

識科如何影響香港中學生」題，有關研究載於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刊物《港澳研究》。通識科自2009年成為香港新高中課程的核心科目以來，有社會人士認為通識科是導致學生「政治化」的原因。研究發現，學生對通識科的興趣對他們的公民和政治參與影響不大。喜歡通識科和不喜歡通識科的兩組學生，普遍都沒有參與有組織的社區和政治活動。同時，通識科提倡的「明辨思考」並未對大多數學生帶來激進思想。相反，通識科主張的多角度思考令學生更容易跳出自己的社會位置及「身份政治」的制約，以不同視角來全面審視公共議題。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秘書長蘇國生亦否認通識教育科令學生變得激進。香港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客席副教授梁恩榮

研究公民教育多年。他於2020年5月21日接受BBC中文訪問時，指出通識科對香港學生有政治啟悟的作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會用不同

的科目和方法推動公民教育

，有的用歷史科，有的用社會科。目前在香港中學階段，通識科是公民教育最重要的載體。他並不認同通識教育鼓勵了年輕人上街抗議。「通識科讓學生知道分析、知道從多角度去看問題，但不能令到學生上街。什麼讓學生上街？學生分析之後，做道德判斷，覺得這是不公義的，所以我要改變。」從通識科考試評分標準來看，也是倡導學生多角度思考，政治取態不影響得分。

可見多份報告及多名專業教育人士，均指出未有證據顯示通識科產生激進思想，然而香港建制派中及政府的主要官員，把通識科污名化，與通識科到底通識科是否真的對學生產生激進思想並不重要，他們的目的只是想把通識科廢掉。因為通識科教育中的關心社會公共事務與政治，以及令學生產生獨立及批判思想，實是中共政權及香港特區政府這種威權統治最不悅的。

香港政府對通識教科書的審查與修訂

由於受到親中陣型對通識科的微言，香港教育局便於2019年9月，向香港的出版社提供「專業諮詢服務」，並有7間出版社提供共10套教科書供香港教育局閱覽。完成閱覽的教科書可列入教育局的「適用書目表」，期間培生教育出版（亞洲）有限公司中途退出評核。

2020

年8月，香港教育局向6間高中通識課本出版社提供修訂內容意見，「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公共衛生」與「能源科技與環境」單元的教科書作出大幅修訂。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

發表聲明，表示教育局的若干修訂內容意見似沒必要，且不公佈刪改準則會讓教師在自編教材時無所適從，擔心誤踩紅線，但承認若干課本修訂如澄清概念、更新資料、資料注出處與提高數據準確性為必要之舉。

教育野、香港教育同行陣線、進步教師同盟、香港人教育支援平台

等多個香港的教育團體，向時任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發公開信，要求撤回通識科課本政治審查及公開通識科課本專業諮詢服務審核準則。

《星島日報

》於2020年8月19日的報導指出，有教育界人士則指「名創教育與明報教育出版的《明名高中通識教育》在「跨單元議題研讀」介紹「社政參與全球化」，指各地政府「擔心其他國家會干預本

地社政事務」，如引起國際關注甚至介入，「有機會削弱本地政府的自主和主權」，故本地壓力團體推動社運時，會考慮向外國宣傳與呼籲，「吸引各國公民響應，令活動產生足夠的輿論壓力，逼使政府回應訴求」，可能抵觸《港區國安法》禁止的「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並指上述內容修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立法前完成，認為課本亦可能存在違反《港區國安法》的內容。

通識科修訂展現隱惡揚善的虛假景象

「今日香港」單元的教科書刪除了一些關

於社會運動和[公民抗命](#)

的描述。不同團體對警方執法的批評、[連儂牆](#)

的照片亦被刪除。教科書同時加入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為香港人提供機遇的描述。

曾遭《[文匯報](#)》批評的[雅集出版社](#)

刪除了關於公民抗命的資料回應題，亦刪除了

包括[本土民主前線](#)和[香港眾志](#)

在內的多個政治組織

的名字、「本土意識」的字眼亦改為「本

地意識」、「[民主派](#)」亦改為「[非建制派](#)」。該出版社亦刪除了關於[三權分立](#)的內容。

[齡記出版社](#)則刪除了關於新聞自由、新聞媒體自我審查的內容，亦刪去了一地兩檢

破壞香港法治的漫畫，以及[人大釋法](#)衝擊香港司法制度的描述。[明報教育出版社](#)刪除了[陳方安生](#)

指中央政府

的一言一行都

會影響香港民心是否回歸的

言論。此外，一些外國的示威活動，例如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和茉莉花革命亦被刪去。

「現代中國」單元的修訂方面，齡記出版

社刪除了關於六四事件的內容，而明報教育出版社則刪除了烏坎事件。

「公共衛生」單元的

修訂方面，齡記出版社將教科書中「由於

內地民眾嗜食野味

，卻在衛生環境惡劣的地方飼養、屠宰

及處理牠們，導致『沙土』病毒

在內地迅速擴散」改為「學者相信內地部分民眾有吃野味的飲食習慣，使病毒有機會經野味市場

和食用而令人類受到感染，引起人們關注飲食文化所帶來的公共衛生問題」。該課本亦將關於中

國黑市販賣器官的討論改為器官買賣合法化的爭議。此外該書原版提到大陸「部分官員為了個人

仕途，延誤或隱瞞通報傳染病疫情」、「亦有地方官員收賄，包庇不法商人製作及出售問題食品

」；修訂後該書新增資料，稱中央政府加強監管，「2019年全國食品安全抽檢的總體合格率高為97

.6%，有關問題明顯已得到改善」。

有醫師向患者處方非必要抗生素以賺取佣金之相關內容則被移除。

「能源科技與環境」單元的修訂，香港教育圖書公司《新視野通識教育

(綜合四版)》第4頁中，有張圖片點出中國「[一帶一路](#)」帶來的污染問題。改版後，該圖改指向[再生能源](#)的好處。

可見當時通識科教科書的各單元修訂，都是為了滿追政治正確，甚至扭曲事實也在所不惜，以隱惡揚善的方式，只呈現中國美好的一面，刻意避談中國的負面議題，更是顛倒是非黑白把問題說成是好處，簡直是荒唐至極。

然而通識科教科

書作出這種修訂，仍未能滿足威

權管治的野心，2020年9月7日，[團結香港基金](#)

發表報告，建議通識科的評核由七個等級改為「合格」或「不合格」，而且除教科書外，附帶的補充材料亦需通過審查。

廢批判通識科 推愛國公教科

雖然通識科教科書內容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卻仍逃不過殺科的運命。2020年11月25日，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任內第4份《[施政報告](#)

》，提議改革通識科。發表後的一天，

時任香港教育局長[楊潤雄](#)

召開記者會，宣布通識科改革及改名，不再設獨立專題研習，公開考試評核只分「合格」及「不合格」等。

2021

年2月2日，香港教育局向各中學發通函，透露通識科將會由現時六個單元改為三個主題，包括「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及「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其中「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主題包括教授《[基本法](#)

》、《[香港國安法](#)》等內容，以及國民身份認同

等。每個主題各佔45至50小時的課時，總課時由約250小時縮減至約150小時，約有三分二的內容為「中國國情」有關的議題。另外亦有建議課程另一主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學生需要參與中國大陸考察活動和自學「傳統中華文化」文章，涉及學習時數10小時，以「體會中華文化在社會的保育與傳承」。公開試試題被建議增加多項選擇題，試卷的第二部份為「資料回應題」，由兩份卷改為一份卷，刪去高階能力「延伸回應題」。

教育局向學校發問卷「諮詢」學校對於改革科目的意向，但由於諮詢以學校為單位，學生不能在此發表意見。[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於2月4日召開記者會，批評沒有提供反對選項，且認為以「能有助學生減壓」並非恰當考量，認為是「假諮詢」。

2021年2月26日，[教育評議會](#)

倡通

識科改名

「國民與社會科」

，加強國民教育鼓勵高中生前往中國

內地考察。課程被指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相似，設有10個課

時的考察交流而了解近年內地發展，

而初中及小學均會安排考察，建議中小學生每3年最少有1次考察經驗。

2021年3月31日，課程發展議會通過更名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課程以香港、國家和當代世界三個主題為核心內容，於新學年推行，維持必修必考，但不設獨立專題研習（IES）的校本評核，並會為學生提供前往內地學習機會。

該次通識科的改革，令教學內容停留於認知層面，只屬於基本知識，會令科目難度降低；更令科目失去通識科開設的原意，建議的課程框架完全沒有提及課程指引強調的批判思維、獨立思考、研究社會議題，使用問句形式授課，建議卻改為了陳述句。公社科的設立，實為高中課程的愛國教育。全國港澳研究會副長劉兆佳於2021年受香港01

專訪時表示，儘管是次改革並非直接引用《港區國安法》，也是由該法間接帶動。

整治香港各大學學生會

香港的八所公立大學，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資助，而大學本身扮演著培養知識份子的重要角色，不難想像實施

《港區國安法》後

，香港的八所大學定必落入監控香港

教育界中重要的一環。

各大學學生會作為最大的同學民意代表，更是校園內的學生自治組織，定必遭到政權的極力打壓

，這些學生會又面對怎樣的命運呢？

2021

年2月以來，香港中文大學宣佈停止代收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費，並要求學生會向政府獨立註冊、自行承擔法律責任，學生會陷入難以自處的兩難。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為同學最大利益著想，於同年9月10日召開學生會聯席會議，接納學生會代表會全體代表請辭及解散中大學生會之議案。香港中文大學生會為1971年由新亞、崇基、聯合等3所書院學生代表共同創立，歷51屆、堅持由民主程序產生的中大學生會成為歷史。

2021

年7月13日，香港大學校委會宣布大學方面不再承認香港大學學生會在校內的角色，並收回學生會大樓的管理權，屬於獨立註冊的香港大學學生會不再被香港大學官方承認，校內等同失去了代表全體學生的組織。

2022

年1月20日香港教育大學宣布，香港教育大學學生會多年來存在管治問題，加上已連續四年以臨時行政委員會的形式運作，未獲學生授權，缺乏代表性，決定不再承認學生會地位。香港教育大學將會停止代收學生會會費、收回其會址、管轄校園設施及借用場地等權利，並暫停向該會提供電郵及網絡支援。學生會將不能使用大學之名，而其現時積存的900萬元儲備亦須暫託財務處看管。

2022

年2月嶺大學生會在二月初收到校方通知，終止雙方簽訂的大學場地使用協議，收回學生會場地，包括學生會民主牆及報告板，於同年5月27

日，嶺南大學學生會需撤出所分配的空間。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指收回學生會場地的原因是，嶺南大學學生會會員只佔了全部學生的百分之八，指認受性嚴重不足。

2022年2月

香港城市大學校方收回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於校內的會室及會址，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及後遷至火炭工廠區作臨時會址，

惟該會址遠離城大校園，有礙學生會會務工作。同年10月26日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召開

全民大會，將學生會轉型為公司以增加收入來源，並投票獲得通過，

幹事會隨即公布新公司官方社交媒體，並宣布「城市系列」公司正式成立。

2022

年6月14日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報篇委會於其社交平台發文，指日前校方不再承認理大學學生會的地位，要求即時更改組織名稱，否則將違反《香港理工大學條例》第四條「未經受權而使用名稱」。評議會於2022年5月27日召開會員大會，成功通過更改該會註冊組織名稱議案，最終獲選名稱為「紅磚社」（Red Brick Society），其前身為「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

香港八所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的大學中，只有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幸存，其他六所大學的學生會面對不獲校方承認、遷出校內會址或步向解散的命運。

全港大學完成國安教育方可畢業

整治香港各大學學生會的同時，

香港八所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的大學，以不同形式在課程中加入國安教育，作為必選科及大學畢業的要求，甚至有大學更考慮把課程納入為研究生的必修課程。

2021年7月26日香港浸會大學校長衛炳

江公布，香港浸會大學將於202

1/22學年推行國安教育，內容涉及

範疇不限於政治及法律，亦

包括網絡安全、環境安全、公共衛生等，2021/22

學年起入讀香港浸會大學

學生，畢業前要修畢有關課程。香港浸會大學再於同年9月1日去信去信師生，指上述國安教育包

括，出席兩小時「國安法教育

」面授課堂、閱讀兩小時的指定材料，並要通過測驗，成績只分為及格與否。

2021

年7月28日嶺南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於社交媒體發文指，該會於2021年7月27日向校方發電郵，

查詢有關新學年起推行國家安全教育的詳情，並於當天收到回覆。該會引述校方表示，嶺南大學

將在2021/22學年起，在共同核心課程「香港社會」中加入有關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和港區國

家安全法的單元。

香港城市大學於2021/22學年起，透過精進教育課程（Gateway Education）讓修讀不同主修的學生掌握跨學科知識，當中學習不同法規和公民責任等，包括國安法。

2021年9月16日香港教育大學表示

國家安全涵蓋的範圍相當之多，除政治和國土安全，亦包括文化安全、網絡安全及生態安全等方面，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教大

的課程一直涵蓋基本法教育，而從2021/22

學年起，國安法及國家安全教育已列入必修的通識課程中，以研討會、講座等方式教授；主修教育的學生亦會透過其必修科目，了解教師專業操守、師德及國家安全教育在學校的推行。

2021年9月22日香港理工大學指出2021/22學年將國安教育融入「明日領袖」（Tomorrow's Leader）課程，

內容包括認識香港國安法4大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及相關案例、《基本法》、近代中國史及辱華歷史等，有關教材更指

「國安法在其他法律之上，例如《基本法》」

。香港理工大學更指正考慮由2022/23年起把國安教育列為研究生必修課程。

於同年11月25日香港理工大學今舉行85周年校慶啟動禮，校長滕錦光透露2022/23學年起，將新增一個涉及國安教育的中國歷史及文化大學核心課程，並列為必修科。

香港科技大學於2022/23學年增設法律教育科，內容涵蓋《憲法》、《基本法》、《國安法》和本港法律制度。新科屬於網上課程，設有三個單元，每個單元都要考試，合格方可畢業。

香港中文大學亦於202

2/23學年推行國安教育，「以加強學生對國

家歸屬感」。香港中文大學新增一科1學分的必修課「認識今日中國」（Understanding China Today），未修畢通過將不能畢業

。香港中文大學更實施多項措施，

所有迎新活動中加入「國家安全」專題講座，並為負責籌備迎新活動的學生代表，講解「國家安全」及「媒體素養」的重要性；舉辦「國家安全」及「國際形勢和中國外交」講座，開放所有師生參與；為有意加入政府的畢業生，舉辦「基本法工作坊」。

香港中文大學強調

，根據「港區國安法」第10條規定，應透過學校等開展國安教育，提高港人的國安意識和守法意識；大學需配合教育局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按照法律要求履行相關責任。

2022

年7月25日香港大學教務長曾詠

詩，向所有學生發電郵指，於同年9

月起，所有學生均須修讀「憲法、基本法，及國安法入門」（Introduction to the Constitution, the Basic Law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方可畢業。該課程屬於非學分課程，將以網上自學形式進行，課程影片要求學生要收看10小時、24單元影片，同學毋需註冊該課程。

影片由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主講，核心原則

和概念有 10 個單元，內容包括《基本法》、國安法 4

類罪行，處理相關案件的程序。其他單元包括一國兩制和普通法系、法治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等。

單元四「國安法立法背景」提

到《港區國安法》立法背景時，提及 2019

年反送中運動最終演變成持續近半年的「大規模騷亂」，令中央政府確信本港沒有保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有嚴重漏洞，政治活躍分子可公然鼓吹「港獨」，顛覆中國政府和中共政權，立法別無選擇。

香港大學成為香港八間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大學中，最後一間推行國安教育的大學，亦意味著這八間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的大學，全數推行國安教育。

香港中文大學前學生會會長、現為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香港法研究員的黎恩灝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2021年香港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就2022至2025年度的3年期「優配學額」計劃列出要求，大學要獲得資源就必須按要求將《港區國安法》、《憲法》及《基本法》等教育列為必修。

中小幼國安教育 從小作出「洗腦」

《港區國安法》要在教育方面達到全方位操控，對於威權政府當然不能讓學生成長後才展開，年紀越小開展，才能達到愛國的「洗腦」教育。

2021

年香港教育局發出指引，指全港中小學學校須肩負種類繁多的國安教育，指定活動包括升旗活動：中、小學必須在慶祝元旦日、特區成立日及國慶日活動升掛國旗、區旗及奏唱國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和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的校本學習活動等活動。

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列舉香港學校課程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元素，當中包括國家觀念、國民身份認同、「一國兩制」、法治觀念、權利與義務、責任感、承擔精神、尊重他人及自律等概念。框架亦以表列形式展示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內容，有關內容蘊含在不同學習領域/科目和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以及在中、小學不同階段（初小、高小、初中及高中）的學習進程。基於學生程度和配合科目課程，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內容在不同階段的涉獵部分及深淺也有不同，學校可以透過不同階段的學習經歷，幫助學生整全地學習國家安全的內容，並透過課堂教學和全方位學習活動推行國家安全教育，加強學生認識法治和國情，明白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並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除國家安全外，相關內容亦有助學生學習國情，加強了解國家的歷史文化和最新發展，深化對《憲法》和《基本法》的認識。

2021

年11月15日香港教育局便公佈透過優質教育基金推出「我的行動承諾」加強版，向每間中小學及幼稚園批出最多30萬及15萬元額外撥款，以重點加強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倡中學同時加強媒體和資訊素養教育，並進行為期約兩年學習活動；增設要求校方確保所傳遞知識及運用教材內

。

每間獲公帑資助的中、小學可向基金提交一項不超過30萬元撥款計劃，以申請額外資源支援學校重點加強國民教育、國安教育，以及媒體和資訊素養教育的措施；局方指，因應3至6歲幼兒發展階段和學習需要，每間已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可提交一個不超過15萬元撥款申請，重點加強國民教育和國安教育措施。

2021年香港教育局

為適用資助學校的新學年《學校行政手冊》，增設「落實與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措施」一章，強調學校要確保教職員秉持專業操守；加強防範和制止校內任何違反《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的教學和活動，藉此減少制止和懲治；加強學生國家安全觀念和守法意識，學校擔當重要角色。

教育局宣布2021/22至2022/23學年起，將為全香港實施本地課程的中小學及特殊學校，開辦半天形式的國家安全教育到校教師工作坊，作為該學年的教師專業發展日項目，教育局派員到學校講解如何推動國安教育，要求包括校長全校教師參與，以凝聚維護國家安全的共識。工作坊通過解說、討論和互動環節，介紹如何在課堂內外加強統籌策劃，推行國安教育，以及相關的學與教資源。出席教師應預先閱讀《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讀本》及相關通告，為工作坊和互動討論作準備。

香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的成立

關閉香港教師中心、剷除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各級別的課程改革及對各大學學生會的整治，以配合香港特區政府向香港教育界作出的「整治」，還缺少一塊拼圖才完成，就是控制香港的教育工作者，最美麗的借口便是教師專業操守這把「刀」。然而，當時香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正是妨礙香港教育局任意使用及修改，配合以教師專業操守管治香港教師這把「刀」的障礙物，故此2022年1月，香港教育局宣佈香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將於同年5月1日正式結束。

現在先了解香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的成立、扮演的角色及至解散的經過。上述提及香港教師中心成立時，提及1982年《香港教育透視》報告書提建議仿倣英美澳紐等先進國家，成立「香港教師公會（Teachers Council or Teaching Council）」或一個類似「教師公會」的「香港教師組織」，以提高香港教師的專業地位，並應該跟香港其他專業界別團體看齊。

1984

年，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一號報告書》，不主張並提出論據不支持成立任何「教師公會」或類似「教師公會」的組織；但建議

教育工作者草擬《專業守則》。於是1986

年，63個教育團體組成一個「教育工作者專業守則籌備委員會」（下稱籌委會）訂立一份專業守則，界定教師專業操守、行為、道德和責任

，當時的籌委會為了研究訂立守則，派了五個團體、到訪包括蘇格蘭、英美等十五個地區和國家，用三年時間諮詢不同人士的意見

。香港教育工作者專業守則的初版於1989年10月面世，有關方面在參考所收集的意見後，作出修訂。「香港教育專業守則（修訂本）」於1990年10月正式發給所有香港教育工作者。

1992

年初，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收到一份提出成立「教師公會」的聯合意見書。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認為，為教育專業成立一個享有自主權的管理組織是個理想目標，但在成立這個組織前，先要解決會員資格、組織的功能及職權範圍等多項問題。與此同時，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希望教育工作者清楚明白成立監管組織的好處，並能給予支持，而不是在缺乏積極和廣泛支持的情況下通過立例強制施行。因此，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的《第五號報告書》建議首先成立一個「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並於數年後，檢討可否設立一個法定的專業管理組織。

香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於1994年4月成立，其屬下設有一個「執行委員會」和配合議會職權範圍而成立的多個專責委員會，包括專責小組或工作小組，負責各類不同的活動及工作。「執行委員會」和「專責委員會」均須直接向議會負責

。香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

議會停止運作前，其成員有28人，由四大類別選出或委任，為數最多的是教師提名票選，佔13人；其次是教育團體提名，有8人；餘下由家長代表及教育局提名。

只聞樓梯聲的教學專業議會

1995

年教育統籌委員會成立小組研究

成立教學專業議會，1997年發表《第七號報告書》

，建議成立教學專業議會，並委任籌備委員會。教學專業議會的主要職能是提高教師的質素和專

業水平，推動學校教育的發展。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建議教學專業議會應該在制定與教師註冊(例如註冊條件和教師資格) 有關的政策方面擔當重要角色；在確保師資培訓課程的質素和是否切合專業需要方面，具重要影響力；有責任促進和鼓勵教師的持續專業教育和發展；可以執行內部紀律、處理投訴、調解紛爭，並在有需要時進行調查和紀律聆訊。教師質素是決定教育制度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當時建議教學專業議會的決策層應包括一定數目的有關人士，例如校董、政府人員、家長和其他社會人士。

香港特區行政區前行政長官董建

華於1997年的施政報告中，建議

在兩年內為教師設立教學專業議會，作

為他們的專業團體。翌年的施政報告中，他提出撥款二千萬元設立教學專業議會。再於，

2000年的施政報告中，他又再

為了給予他們更大的支持，未來五年，我們將加強對教師和校長的培訓，促進協作和交流，支持成立教學專業議會，及早為教師建立專業發展階梯。

香港教育局早已試圖控制教師

可惜，成立教師專業議會一事，只是一直只聞樓梯聲，卻未見議會成立。然而，直到2015年香港特區行政區政府藉詞因應社會的轉變和教育的不斷發展，香港教育局根據2015年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促進及維護教師專業操守現行架構及機制檢討報告》的建議，於香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加入了不少非教育專業的行外人士，以優化議會的組成為名，行打壓教育專業的意見和聲音之實。

早於2017年香港教育局已經嘗試修訂《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及實務指引》，為各守則新增「闡釋或例子」，其中一

條守則要求教師「須避免從事或參與有損專

業形象的工作或活動」，舉例指應避免「在其個人

或學校的互聯網社交平台發表或談

論有違或損害專業形象的文

字、圖片或影片」，此修訂可能侵犯教師言論自由，如教師在其

社會媒體上載社會運動的資料，或可能被批違反專業形象。同時建議修訂個案處理程序，當時教

師因違操守接受聆訊時，容許

由其親友代為申辯，但建議改為任何一方

如聘請律師出席聆訊，必須在14

天前通知秘書處，意味只有律師可代其出

席聆訊，阻礙工

會協助會員。幸好當時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對修訂指出多處問題，

終令修訂《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及實務指引》能成功進行。

2022

年1月19日香港教育局正式宣佈，香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將於同年5月1日正式結束。香港教育局指出：「

隨着政府及教育專業機構的服務在過去近30年不斷發展，議會擔當有關維持教師專業操守和促進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職能與成立之初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教育局經諮詢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會

)的意見後，決定當現

屆成員任期於四月三十日屆滿後，議會將正式

結束。」。香港教育人員專業

操守議會被停止運作，針對教師的投訴變相便由香港教育局處理，等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收回教育業界的自主權，令師資標準、教師註冊或投訴處理，全由官方包辦。

當香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宣佈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已急不及待展示了控制教師的野心，於2022

年的施政報告中〈教師專業〉指出：「教師肩負培育學生正確價值觀及國民身分認同的重任，須具備專業能力和秉持專業操守。教育局會從入職、操守及培訓等多方面加強教師管理：

1.擴展《基本法》測試要求

本學年起公營學校新聘常額教師必須通過《基本法》測試，下學年起擴展至所有「直接資助計劃」學校及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測試內容涵蓋《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

2.推出專業操守指引

今年內推出指引，具體說明教師須具備的專業和個人操守規範，為學生樹立良好榜樣。教育局在處理教師失德個案時，會參考指引作嚴肅跟進；

3.認識國家

要求公帑資助學校新入職教師及公營學校擬晉升教師參加內地學習團，並增加在職教師到內地考察的機會，親身體驗國家發展。」

這也表明只要香港教育局推出控制香港教師的條例，便能把全面控制教育界拼圖完成。2022年12月香港教育發

正確理解《憲法》、《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自覺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及公眾利益，履行社會責任和

公民義務，積極支持及推廣國民

教育，培養學生正確的國家觀念。」，以及「

致力培養學生良好品德、正面價值觀及態度（包括國民身份認同和民族感情），培養學生成為有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世界視野的新一代。」

前香港教業專業人員協會副會長田方澤於2022年11月9日在香港《明報》的一篇題為〈修訂專業指引

教師有沒有不做聖人的權利？〉指出香港教

育局發表《教師專業操守指引》的問題：「

特別是在社交媒體年代，限制在社交媒體發表意見，已是不合比例地限制私人生活。含糊不清的

key。

最近10

年的爭議，基本上就是官民雙方，在對立的社會氣氛下提出各自的「專業」想像，而未能融和。比如蔡局長曾在訪問中提及關於課堂教學和六四事件，認為未有依據課程指引教學就是不專業。問題是一切文件的制訂，牽涉政府主導下不同持份者的互動，不一定是完全符合專業想像和業界共識的產物。為何要緊跟文件，才是「專業」？

過往教育界一直要求政府履行早年規劃，設立教育專業議會，讓業界有自主權，制訂專業守則和仲裁，才能促進專業發展。惟政府近年一併裁撤教師中心和操守議會兩大邁向專業自主的機構，可見一斑。」。

可見《教師專業操守指引》對教師的管制，已經過渡限制進入網絡世界的私領域，教師教學內容只是需要政治正確的所謂「專業」，正好反映背後把香港教師中心及香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剷除，是要達到把教育界「去專業自主化」的目的。

總結：如同焚書坑儒有異曲同工之惡

本文嘗試梳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如何對香港教育界實行全方位控制，關閉有民主選舉成份的公營機構及其價值與功能，又如何迫使民主派的教育組織解散的過程，教育科目課程改革達至灌輸「愛國愛黨」的思想教育，以致對香港教育工作者實施管制的條例，乃至管控他們的個人生活也不放過的手段。凡此等種種行徑，目的都是為全面監控香港教育，根本就與焚書坑儒有異曲同工之惡。

《港區國安法》訂立後，教育界只是其中一個進行政治肅清行動的部分，同時亦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教育學習正確智識的功能，進而學習思考，達到推動及改善社會的作用。反之，如同現時香港面對威權管治的教育制度下，只有政治正確的聲音，只能夠學習到愛國思想及愛國主義，只能活在顛倒是非黑白和指鹿為馬的社會中，並不能看到世界的真像，社會又談何進步呢。國安教育從小開始，目的便是希望在香港未來，製造一批麻木「愛國」的新香港人。香港社會在這種教育制度下，最終只會自食惡果，走向退步為反智社會的結局，實在可悲也。

[\[1\]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liberal-studies-hk](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liberal-studies-hk)

作者 一個熱愛香港的香港人